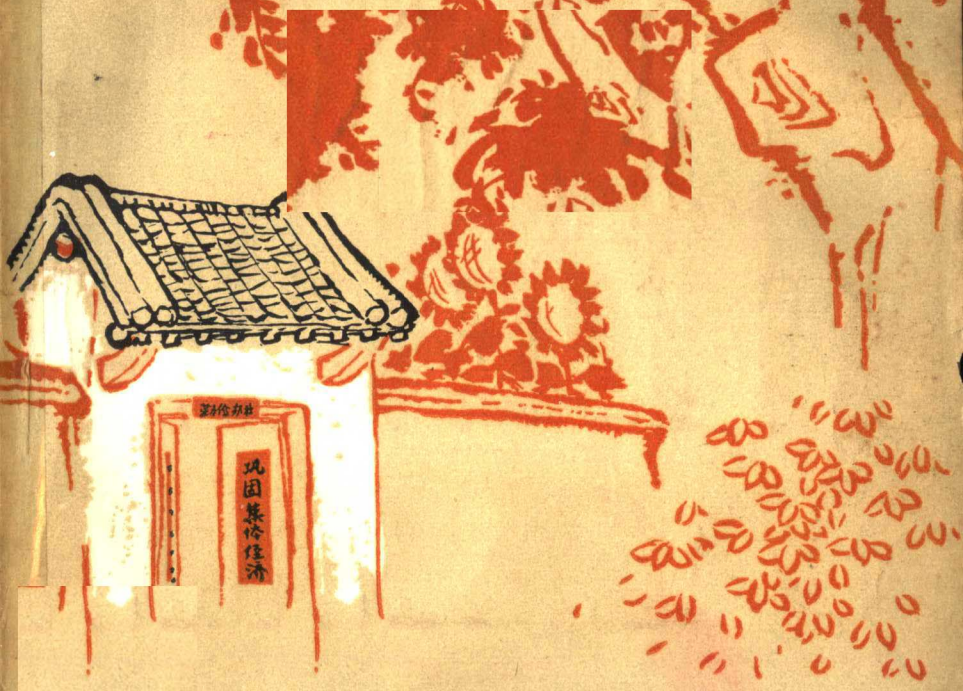


七 場 話 劇

龙 马 精 神



龙马精神



七 場 話 劇

龍 馬 精 神

(根据李准电影文学剧本“龍馬精神”改編)

改 編 刘 沙 (执笔) 馬 开 方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鄭州

內 容 提 要

《龙馬精神》是根据电影文学剧本《龙馬精神》改編的。戏中描写的是，某生产队队委、共产党员韓芒种，把一匹瘦得不像样子的病馬买回，喂养成肥壮的大馬。在这个过程中，他說服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帮助和教育了自己的妻子，克服了富裕中农的种种刁难，战胜了资本主义势力，终于申张了貧农社員的雄心壮志，坚定了自力更生由穷变富的勇气和信心，也为发展农业生产增添了牲畜力量。

这个戏生活气息浓厚，情节也相当感人，热情歌颂了我們时代的英雄人物。經河南省話剧团演出，曾为观众欢迎和重視。

七 場 話 劇

龙 馬 精 神

改編 刘 沙(执笔) 馬开方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壹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3196

787×1092 耗 1/32·2 $\frac{3}{4}$ 印张·58,000 字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統一书号：10105·617

定 价：(7) 0.26 元

出 場 人 物

韓芒种——柿树沟生产队队委，共产党员，县劳动模范，男，四十岁。

蔡秀真——芒种妻，貧农社員，三十五、六岁。

长 水——柿树沟大队党支部委員兼生产队长，男，二十多岁。

李十三——柿树沟生产队副队长，男，五十多岁。

梁 斗——柿树沟生产队飼养員，富裕中农，男，五十岁。

刘翠香——梁斗妻，四十岁。

秀真爹——龙駒寨生产队，貧农社員，六十多岁。

王金聚——牲口交易員，男，四十多岁。

陈金生——兽医，男，二十三、四岁。

韓广才——柿树沟生产队，五保戶，男，六十七、八岁。

韓大娘——广才的老伴，六十岁。

留 根——吹糖人的，男，三十多岁。

二 夯——柿树沟生产队社員，男，二十四、五岁。

秋 囤——柿树沟生产队社員，男，二十岁。

喜 鵲——李十三之女儿，十三、四岁。

卖馬者——某运输队队员。

卖猪娃老汉

男女社員若干

男女赶集会群众若干

公社化初期

河南某农村

第 一 場

〔秋天，一个晴朗的早上。

〔某山村集鎮——秋后物資交流会會場的一角。

〔远处山巒紫花相杂，一片秋色，山坡馱着历历在目的小村庄，小河象一条透明的玉带环繞在山脚下。小河两旁是层层迭迭的梯田，新出土的麦苗在阳光映照下象一条条油綠的絨毯。物資交流大会就在这个山坡下的空場上，場中央有两棵楊树，树干挺拔，枝叶茂密。横穿舞台有一堵矮墙，墙上貼着各种广告和紅綠标語。透过矮墙可望商业摊上扯起的一道道布棚的棚角，棚沿上吊着各种各样的商品。牲口市的大綑绳从台左角扯向內側……

〔幕启，人声喧鬧，男女社員穿紅挂綠来来往往。广播喇叭在热情的介紹着大会的盛况，和大会工业商品出售地点。远方不时传来熟食摊上的叫卖声，以及敲鍋、垛肉和杆杖的响声，还有卖針卖綫的說唱声。最突出的声音要算牲口市上：一群人在議論着一匹瘦馬。

王金聚：誰要！誰要！这匹大馬一百二十块。

青 年：嗨！喊上了。

壯年：一匹馬才一百二十塊錢，真便宜。

賣馬者：我們是不忍心賣給湯鍋上，才牽到會上賣的。

〔梁斗貪婪地看着牲口市上，心中盤算着。〕

青年：乖乖！瘦的就掉一架骨头了。

王金聚：瘦？！這馬再添一巴掌膘，能頂兩頭牛使。

壯年：（開玩笑地）王金聚，你騎上試試。

王金聚：（笑着）我怕把屁股割兩半了。

〔眾哄堂一笑，慢慢散去。〕

梁斗：腳指頭墊桌腿，我想挨一家伙。來，打打價。（欲與王金聚摸手）

王金聚：現在不興這個了，這交易是集體對集體，明碼實價。

〔梁斗仍用手比劃了一個錢數。〕

王金聚：乖乖，人家白給你吧。

梁斗：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嘛。好！再添十塊。

王金聚：再添二十塊你也牽不走。

梁斗：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嘛。

王金聚：你愿打，人家可不愿挨。看來你是個行家，可不是個買家。

〔內聲：“這是誰的馬”！〕

王金聚：來了，來了！（下）

〔劉翠香手上挽着一個網籃，里边裝的是豬娃，肩上背個錢搭，里边裝的鼓鼓囊囊地壓得她呲牙裂嘴，滿頭大汗。她走到樹下，將東西放下，一屁股坐在石頭上，喘着粗氣，不時地用衣襟搵着。〕

劉翠香：你这个死老头子，把我一个人晒在那，你跑这儿看啥？

梁斗：这有匹瘦馬才要一百二十块钱。

刘翠香：哟！可真便宜。在哪？

梁斗：（指内）就那匹。

刘翠香：就它呀，白给我都不要。

梁斗：你懂啥！这馬，齐牙齐口，身架好，肋骨大，是个好肚量，还准能产驹，眼下是没喂好，买回去下点本錢喂上仨五个月，往会上一牵，就是两三千块。

刘翠香：咱可不干那出头冒尖的事。

梁斗：喂牲口怕啥。

刘翠香：你是队里飼养員，不是找着听閑話嗎？

梁斗：我早想好了，不放咱家喂，放他二舅家喂。

刘翠香：那……

梁斗：你那还有多少錢，都拿出来。

刘翠香：这放一块也不够。（掏錢給梁斗）

梁斗：（点着錢）我再去借借。（欲走）

刘翠香：老头子，老头子！这一堆东西我一个人咋拿得了。

梁斗：你不会找个順路的捎上。我得赶紧去借錢，怕一会就卖了。（急下）

〔这时留根担着挑子，挑上拴个銅鑼，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嘴里不住大声喊着“借光！借光！我这可是危险买卖儿，誰碰坏一个一毛五。”他挤出人群，敲着挑上的糖鑼走来。

刘翠香：（开玩笑地）吹糖人的，你都会吹什么？

留根：（信口应道）什么都会吹，你是要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黄鼠狼拉鸡子，小耗子偷油……都会吹。

刘翠香：給我吹个猪八戒背媳妇！

留 根：嗨，原来是斗嫂啊！你这是吃饱喝醉拿着穷人开胃。

刘翠香：都买的啥东西？

留 根：我要买的东西没有。

刘翠香：你买啥贵重东西？供销社里的东西还不够你买的？

留 根：供销社啥都供应，就是不供应老婆！

刘翠香：你就是个老婆迷。

留 根：嗨！又买了俩猪娃，你家打算开养猪场啊？

刘翠香：（俏皮地）就这也比不上你，你这铜锣一响，黄金万两。

留 根：（也不示弱）咳，卖糖人有多大出息？那比的上你这大富裕户，饲养员太太！

刘翠香：你这嚼舌头的，别胡说八道。今天会上卖了多少钱？

留 根：块儿八角的，够吸烟了。

刘翠香：反正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

留 根：你这话我不反对，总比在队里刨土疙瘩强。

刘翠香：对！留根，这一冬一春你就别放这个糖人挑子！

留 根：你说这不假。

刘翠香：留根，你这是回去呀，还是再转转？

留 根：不转了，会上人不少，就是没人来吹糖人！

刘翠香：对！还不如在咱自己村上转转呢！（随从怀里掏出烟给留根一支）来！留根，弄根洋烟吸吸，咱一起走。

留 根：嗨！还是好烟啊！嫂子今个是真大方。（燃着烟贪婪地吸着）

刘翠香：留根，来把东西给我捎上，一起走。（边说边放东西）

留 根：（忙阻止）哎，哎！咱这生意讲不成，这一支烟捎

这么多东西，这不合乎“互利政策”。

刘翠香：你放心，老嫂子亏不了你。（上前与留根耳语）

留 根（闻声喜出望外地）嫂子，这是真的？

刘翠香：（认真地）咳，嫂子啥时候哄过你？这个女的今年才三十一、二岁，成份好，劳动好，又干净，又漂亮，在咱这三里五村那是数一数二的人品。

留 根：（不相信地）那人家愿跟我这吹糖人的？

刘翠香：你放心，人家一不图财，二不图业，就图个没公、没婆的净大人，看好你是光棍一个。你两再班配也没有了。这事你要愿意，就包在老嫂子身上了。

留 根：（有些相信）你说的这是真的？

刘翠香：（故作生气）好了，算我骗你呢，你走吧。

留 根：（憨憨的笑了笑）来，嫂子把东西放上咱们一块走！（去取翠香东西）

刘翠香：（故意生气地）算了！算了！这不合乎“互利政策”，还是让我自己背着走吧！

留 根：（连忙道歉地）嫂子，我是给你说着玩的你就当真了！快把东西放上。你要不放，我是这么大个……（用手比作龟，上前忙把刘翠香的东西放在挑上担起边走边说）嫂子，走！我请客！请你喝碗凉粉。（二人边说边下）

〔李十三，芒种从另一边上。〕

李十三：走吧！走吧！我早就说了，这不是咱队玩的虫羽。

韩芒种：我看咱倒是可以合计！合计！

李十三：不用合计，三千块，咱连个大骡子尾巴都买不起。

韩芒种：不，我说的是那匹瘦马。

李十三：（尖酸地）那也叫馬？瘦的一針能扎透，你看它那熊樣，弓着背，貓着腰，耷拉耳朵，垂着头，眯着眼還直打多索，站都站不穩。簡直成了一堆柴禾，洋火一點就着！

韓芒種：馬是瘦點，只要沒大毛病，胸脯那麼寬，有那麼大個塊頭，喂好了，是個好材料。還是黃驃顏色呢。

李十三：（心不在焉地）芒種啊！走吧，別耽誤正事。到土產公司轉轉去！

韓芒種：（沒理會，一心想着馬）才一個豬的價錢！

李十三：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走吧，走吧。

韓芒種：一百二十塊，倒真是咱隊的譜。

李十三：芒種，你沒听人家說：“能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這是古董攤上的貨，咱可不敢買。

〔場外賣豬老漢叫“賣豬了！賣豬了！”〕

李十三：芒種，弟妹不是叫你買倆豬娃嗎？走去轉轉。（下）

〔芒種走几步，停下又回來，仍不死心地向牲口市痴望着。一個賣豬娃老漢挑着筐子，邊走邊叫着。〕

老 漢：賣豬了！賣豬了！誰要這“巴克夏”二代豬啊！每頭能長二百五十斤，就這倆了。

韓芒種：（聞喊聲回頭）豬娃多少錢一個？

老 漢：（比划着指頭）七塊一個。

韓芒種：這麼貴呀？

老 漢：你不是圖買個好豬嗎？你看這豬娃腿短、嘴長、肚子大，是“巴克夏”二代，不是本地種，每頭至少能長二百多斤。

韓芒種：少了賣不賣？

老 汉：咱是生产队卖的，没多要钱。

〔这时牲口市又传来卖马的喊声“谁要！谁要！就这匹大马，一百二十块……”

老 汉：你要不要！一言一句，这俩十三块五，你掂走吧！

韩芒种：（向牲口市痴痴地望着）它拉过车吗？

老 汉：（闻声一怔）什么？……你买猪娃拉车呀？

韩芒种：（清醒，羞涩地）不！不是！（向牲口市跑去）卖马的！卖马的！

老 汉：（扫兴地）真是个怪人，想买猪娃拉车呢！（随走随喊）谁要！谁要！我这猪娃长大能拉火车！（下）
〔十三寻芒种，边喊边上，秀真爹从另一方上。

李十三：芒种！种芒！

秀真爹：哟！李副队长也来赶会了。

李十三：蔡大叔啊！我和芒种来给队里卖箔子了，一转眼芒种不见了。

秀真爹：芒种也来了，给他說一声等等我，我去给俺小外孙买点东西叫他捎回去。

李十三：好！俺就在这儿等你。

秀真爹：哎！（下）

李十三：芒种！芒种！（芒种上）你老岳丈也来赶会了。

韩芒种：十三哥，刚才我掰开马的嘴看了，不老，才九岁口。它还哼唧一声，还有性呢。

李十三：是老鼠也会哼唧一声。

韩芒种：十三哥，咱再商量商量！

李十三：不用商量，你没看那马瘦成啥样子，买回去死了，谁负责任？咱可担当不起。

韓芒种：十三哥，人家富队拿几千块，买大骡子大马，咱买不起好的，总还买得起坏的，人家泼上钱买，咱泼上力气换。

李十三：你没听梁斗说过，铁牛铜驴纸糊的马，这东西最不好摆弄了。别说咱没钱，有钱也不买这上抬货。

韓芒种：我看这马下功夫喂，还能喂好。（向牲口市喊）卖马的，你过来，咱再合计合计！

李十三：（无奈地）唉！常在河边站，不怕不湿脚。

〔牲口交易员王金聚和卖马者上。〕

王金聚：（满面春风地迎上）哎！老韩我就知道你要拐回来。买下吧，是个便宜，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吃不了亏。

卖马者：我们是胶轮车运输队的，这马是叫一个楞小伙一趟长途给累坏了。队里人少没人摆弄，要不还不忍心卖呢。

王金聚：就这马，再添一巴掌膘，就能拉独犁独耙。

李十三：你们卖东西都是一张嘴，那马肋巴骨瘦的象把梳子，还要一百二十块！

王金聚：（笑了笑）褒贬是买主。（向十三）柿树沟的老队长，买下吧！咱是谁对谁，我还能哄你？九岁的马，喂好了，放在你们柿树沟作庄稼可是呱呱叫！

卖马者：这马拉长途不行，可你们作庄稼碾地头是满行，看见了没有还是个骡马呢。

韓芒种：它下过驹吗？

卖马者：过去下过。只要喂好了，准能下。

王金聚：（小声地向芒种）哎！牵走吧，一个猪的价钱。常

言說：“慌不擇路，寒不擇衣。”凭你們柿樹溝生產隊還能買多好的牲口？好的有，（指指）看！那菊花青，牙口輕、个子大、又标致、又楞正。六千塊，你們要不起。這馬只要好好喂養，拚上功夫，絕虧不了你們。

李十三：哎！哎！別來舊社會那一套，一堆臭狗屎，你也能說成一朵花。

王金聚：（反駁地）哎！那是舊皇曆了。如今都是集體對集體，我們這叫交易員了，都是為的發展生產，我們哄誰騙誰呀？

賣馬者：老王算了，有閨女還愁個婆家？這馬屠宰廠開口就給一百三十塊，我是不忍心宰它，才牽到會上來的。真賣不上價兒，我還是找陳大夫開個證明，牽屠宰廠去。（急下）

韓芒種：（向賣馬者）同志，這馬還能干活，不能殺呀！（向王金聚）老王，你快去勸勸他，現在國家大辦農業，正需要牲口呢，千萬不能送湯鍋上。

王金聚：（追下）老江，等等，再商量商量。

韓芒種：（向十三）十三哥，你看呢？

王金聚：（上）人家要牽走，你們到底要不要？

李十三：（用心地思索着）

韓芒種：就是太瘦了。

王金聚：瘦？是馬三分龍，比個驢強。

李十三：（擔心地探問）你說它能活長嗎？

王金聚：馬有轉繩之災，誰也不敢打這保票。

〔秀真爹上，聞听他們在議論着馬，插言道：

秀真爹：老驴、老馬活人壽，死不了！（將一小花帽給芒種）

韓芒種：（迎上）爹，你老也來趕會了！

秀真爹：你們隊要買那匹瘦馬嗎？

韓芒種：還沒定呢。爹，你給人家喂一輩子牲口了，你給看看。

秀真爹：這馬早上牽來時我就看過了。常言說：“長牛短馬一鞍驢，看這馬身架團團的，倒是個材料。”

王金聚：（忙插言）這才是個老行家。

秀真爹：可就是沒喂好給糟蹋了，八成身上還有點病。

李十三
韓芒種：（同時）啥病？

秀真爹：這病上咱可看不透。

〔這時傳來兽医陳金生在牲口市向群眾宣傳牲口疾病預防常識的快板聲：“同志們，聽我言，我把牲畜預防常識談一談……”

王金聚：那不是陳醫生在宣傳，叫他來給你們看看馬。（向台內）陳醫生！陳醫生！

〔陳金生聞聲跑上。

陳金生：老王，什麼事？

韓芒種：同志，你是醫生？

陳金生：（熱情地）對！我是兽医站的，我叫陳金生。

韓芒種：陳醫生，我們是柿樹溝生產隊的，我們隊底子薄，想買這匹瘦馬，請你費心給看看。

陳金生：這馬牽來時，我初步檢查了一下，沒有發現大毛病。

韓芒種：（眼里閃出興奮的光芒）那就好。

陳金生：這馬只要經過治療，再好好將養將養，我看可以喂

成匹好牲口。

李十三：这病治着有把握没有？能保险治好嗎？

陈金生：哟！这可不敢肯定，这治病是三分治，七分养，牲口的好坏和喂养經心不經心，得法不得法，有很大关系。

韓芒种：陈医生，在喂养方面你放心，我們保証喂好。

陈金生：只要你們管喂好，我管給它治病，我治不了，还有兽医站的老前輩，老师們呢！

韓芒种：十三哥，咱买下吧。

陈金生：好，你們商量商量吧，我还有事呢。（下）

李十三：芒种，这可是一百二十块呀！你好好思量思量！

韓芒种：（犹豫起来）

王金聚：老韓，別三心二意了，买不买快拿个主意，时候不早了，人家今天还要赶回去呢！

韓芒种：（主意已定）十三哥，买下吧！別犹豫了，咱就当这一回家。

李十三：（郑重地）芒种，你这份心意我知道，可咱比不得人家富队。买回去将来万一馬死了，社員們就是不說話，咱这脸也沒处搁呀！

韓芒种：这些我都想了，咱队这錢是社員們辛辛苦苦靠肩挑手推掙来的，可是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光靠眼下那几匹牲口能种好地？能多打粮食？人家龙駒寨过去不也是穷社嗎？不到几年，人家从一匹牲口发展成驃馬成群的富社了。十三哥，咱买这馬是叫化子拨算盘，穷有穷打算，只要功夫到，我就相信这馬能喂好。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李十三：你看着办吧，队长也不在。

韓芒种：（想了一下）这样吧，十三哥，买馬这事是我干的，出了什么差錯，由我一人承担，你把錢拿出来吧！

李十三：（慢騰騰地掏錢）光这錢也不够啊！

韓芒种：秀真还給了我二十块，叫买猪娃呢，先垫上！

李十三：（故意为难地）那凑在一起才一百一十块了。

韓芒种：（一时为难起来）这……

秀真爹：（忙掏錢慷慨地向芒种）孩子！給，我再給你垫上十块！

韓芒种：（感激地）爹！

李十三：大叔，这……（掏錢給芒种）好！九十块我交給你

了。

〔芒种欲去交馬錢。

李十三：（忙按着芒种的手）等等！（走向王金聚）卖牲口也不是一言堂，你再說一句，少了多少錢不卖。

王金聚：（将袖子一挽，伸手比划着，嘴里大声喊道）一百二十块稅收在內我当家了。許的是不打噲，不打鼻，眼不瞎，腿不瘸，长套短套三天水草，就有一条，馬嫌瘦点，臥倒上抬，可不敢包險。

韓芒种：（果断地）行！买下了。（将錢給王金聚）

王金聚：（接过錢遞給卖馬者）把錢点清，开票！

韓芒种：十三哥，走，牵馬去！

王金聚：哎，把籠头給人家留下！

李十三：（不滿地）什么？就这馬还不带籠头？

王金聚：这老規矩是：“卖梨不卖筐，卖馬不卖韁啊！”

卖馬者：籠头我們不要了，送給他們队吧！老王！卖多卖少